

算法推荐视域下提升当代大学生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探析

崔海英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应与时俱进地借助新兴网络传播技术, 创新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表达, 契合受众群体特性。在算法传播时代, 当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出技术与价值互构的教育传播模式、理性与感性并存的教育话语表达、多元与自我交织的教育对象群体等新特点, 同时也带来算法推荐的技术难题、价值淆杂的话语陷阱、个性“后浪”的认同困境等严峻挑战。为应对挑战, 亟须以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工具、以创新性表达构筑话语合力、以系统性思维方法锻造时代新人, 提升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

【关键词】算法 当代大学生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20)12-0085-06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0.12.014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 要“结合青少年兴趣点和接受习惯, 大力开发并积极推介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富有爱国主义气息的网络文学、动漫、有声读物、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短视频等”, “制作推介体现爱国主义内容、适合网络传播的音频、短视频、网络文章、纪录片、微电影等, 让爱国主义充盈网络空间”。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应与时俱进地借助新兴网络传播技术, 创新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表达, 契合受众群体特性。简言之, 技术、话语、受众是提升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的关键影响因素。青年学生在算法推荐技术驱动的信息传播时代步入大学, 他们在满足算法的互联网中获取信息、认知世界、耳濡目染多元社会文化, 但对社会思潮缺乏辨识力与价值判断力, 对爱国主义教育话

语敏感且挑剔, 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技术、话语、受众等多重挑战, 亟待有效应对之策。

一、当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新特点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既是一种借助传播技术、通过话语表达、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网络传播活动, 也是一种在教育场域与方式方法上注重由现实深入虚拟, 在教育效果上注重由虚拟回归现实的特殊教育活动。进而言之,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和效果, 就是要通过网络空间的价值引导等教育活动激发爱国之情、夯实强国之志, 引导受众在现实世界中自觉实践报国之行。基于此, 受技术、话语、受众的交互影响, 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呈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智媒体时代‘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效度研究”(项目批准号: 20BKSI28)。

现以下新特点:

1. 技术与价值互构的教育传播模式

算法推荐带来高效、密集、精准的传播效应,联结起教育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价值链条,形成技术与价值互构的教育传播模式。当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深受技术与价值“相互建塑与型构”^[1]的影响。一方面,算法推荐重塑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引导方式、影响教育效果。从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来看,算法抽取并依托用户的注册信息、个性标签、关注偏好、浏览行为等核心数据,在海量数据的聚合和分类中描绘出用户的“精准画像”,采用基于内容与行为、实时热度、语义分析等相结合的协同过滤推荐方法,从“人找信息”跨越至“信息找人”,最终实现人与信息智能匹配。就此而论,算法推荐既能以“私人订制”方式提供契合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需求的“个性化”推送方案,营造出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表达的网络“场景感”,使青年学生获得“沉浸式”爱国情感体验;也能因源源不断地推送同质性“个人日报”,令大学生受困于“信息茧房”,从而有可能因过多接受非理性爱国信息而陷入价值偏见。另一方面,多元价值导向深度嵌入算法推荐的技术应用。算法推荐虽然具有多种分类和用途,但“技术本身就内含人类的价值需要和目的”,^[2]无论何种算法,都须具有每一运行步骤的确切定义和初始条件,不可避免地夹杂着算法设计主体自身的价值观念。在积极方面,蕴含着价值性的算法推荐可以将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导向植入数字模型、符号指令等算法后台程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密集推送,让大学生产生爱国情感共鸣,坚守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从消极方面来看,在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网络场域中,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纷纷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这些错误社会思潮悄无声息地潜入算法推荐的技术程序,有可能导致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畸形发展,难以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报国实践,从而消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2. 理性与感性并存的教育话语表达

情感及其表达天然地理性与感性并存,承载着爱国情感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也兼具理性与

感性的表达特点。一方面,在叙事表达上,以宏大叙事融合文字阐释为特点的理性表达方式,与以空间叙事融合视听体验为特点的感性表达方式并存。《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肩负着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责任,通过立意高、说理深、思辨强的理论文章与时评展开爱国主义理性叙事。微博、微信、抖音、知乎、“B站”等社交媒体,通过拼接、模仿等创作手法,解读与重新编码爱国主义符号,以个体身份与自媒体视角展开微观化、生活化的爱国主义感性叙事,聚合为群体性和景观化的网络爱国主义现象。理性叙事的科学性、逻辑性与感性叙事的多元性、生动性互补并存,共同构成当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的多样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在话语内容上,主流媒体着重讲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厚植爱国情怀;解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增进受众爱国认知;展现经济社会建设成就,增强受众爱国认同;宣传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引导受众爱国行为,从而在史实、理论、成果、英雄模范等方面构建起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性内容体系。社交媒体运用漫画、表情包、音乐、视频等话语素材,表达出对民族与国家的朴素热爱、对改革发展成果的自豪自信、对反华势力的批判驳斥等,补充和丰富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感性内容资源。理性内容与感性内容的交织并存,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内容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方面相统一。此外,主流媒体纷纷入驻微博、微信、抖音,创作与传播大量爱国主题的网络作品,促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理性表达和感性表达进一步共生共融。但必须指出的是,抽象的理性表达往往因点击率不高而容易被算法过滤,导致传播率不高;具体的感性表达虽然被算法大量推送,但又容易流于形式化与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

3. 多元与自我交织的教育对象群体

随着衣食住行学等方面可供选用的APP越来越多,算法推荐深度嵌入当代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彰显出多元群体价值与个体自我意识交织的群体特性。一方面,个体自我意识和多元群体价值互为支撑。子女占据中心位置的现代家庭关系、家

长权威弱化的新型家庭教育理念、平等民主的家庭对话机制,为当代大学生培植个体自我意识提供了家庭土壤。与此同时,丰富的物质选择、多元的社会文化与日新月异的算法传播技术,为当代大学生满足个性需求提供了更为精细的圈群社交,从而进一步形塑追求个体差异性的强烈自我意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差异化的个体自我意识构成群体价值的多元化基因,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精准化实施带来机遇。同时,因大学生使用各类APP而拥有多个社交圈群,网络圈群与生俱来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离散性特征,使大学生通过参与圈群观点争论而不断激发自我意识,追求差异化的情感表达和个性化的价值张扬,从而多元群体价值进一步形塑个体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个体自我意识与多元群体价值之间存在张力。因青年学生乐于使用快捷化、语义多元的网络符号语言进行圈群社交,造成一定程度的模糊理解并产生张力,在同一圈群内部表现为难以达成价值共识,在不同圈群之间表现为价值隔阂与观念壁垒,给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精准化实施带来难度。尤其是在算法推荐轰炸式传播碎片化、泛娱乐信息,不断挤压圈群社交中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传播空间的情况下,青年学生更注重自主选择和接受信息,使网络爱国主义内容与个体需求的关联性降低,进而导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接受度不高、精准化不够、实效性不强。

二、当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分析上述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不难发现算法推荐在技术、话语、受众的交互影响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双刃剑”作用,其隐患主要表现为制约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引导力、话语传播率与受众接受度,给当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严峻挑战。

1. 算法推荐的技术难题

由于算法推荐被过度运用,当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价值无涉”、“供给匮乏”和“工具理性”等算法推荐的技术难题。第一,算法

推荐导致以技术中立为前提预设的“价值无涉”难题,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信息推送存在“价值空场”。算法看似客观中立,但作为一种人创造的技术产品,根据人的兴趣喜好和价值判断“为数据贴标签”,^[3] 算法规则设计主体的价值偏向与政治立场决定算法运行的最终结果,任何对算法推荐保持“价值中立”的期望终究不过是“空想”。同时,因多数算法推荐聚焦于资本逻辑,“忽视对信息崇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挖掘”,^[4] 在设计规则与运行程序上缺失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旨归,进而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引导上带来“算法漏洞”。第二,算法推荐引起以技术权重为主导参考的“供给匮乏”难题,造成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供求失衡”。“个人兴趣导向+社交化传播渠道”的信息分享^[5] 已成为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圈群社交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选择入口,也是算法“画像”的数据来源。然而,青年学生甄别信息和评判价值的能力不足,一旦仅仅根据青年学生的行为偏好采集数据,势必会造成算法大量推送旨在“取悦”他们的信息,“冷落”甚至排斥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真正需要的优质信息,造成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推送的“供给不足”。第三,算法推荐滋生以技术效率为绝对原则的“工具理性”难题,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传播增设“信息茧房”。算法精准绘制大学生专属的“兴趣图谱”,自动过滤与图谱不符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推送与之相符的信息,形成分众化、对象化信息流,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但是,传播效率跃迁也意味着算法将会过滤更多信息,致使“工具理性”的技术取向不断缩窄当代大学生对于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关注视野与认知范围,无形之中增强了“信息茧房”的“回音室效应”,加剧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2. 价值淆杂的话语陷阱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离不开网络话语的科学、精准运用,然而网络空间的话语陷阱始终存在,在知、信、行等方面削弱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力。第一,杂乱喧嚣的多样态网络视觉符号扰乱大学生的爱国认知。网络话语符号“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

形象为中心转换”，^[6]网络空间充斥着视频、动漫、表情包、一图流等以视觉符号为主体的“二次元”图像叙事话语，其中不乏以泛娱乐的非理性表达方式重构的爱国主题原创作品，其非线性逻辑的断裂叙事不仅不能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目的，反而令大学生陷入“视觉狂欢”后的感官疲劳中，对爱国认知也停留在肤浅的感性层面。第二，混淆黑白的历史虚无主义动摇大学生的爱国信念。历史观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历史虚无主义用虚构史料、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史论存疑等手段篡改历史、解构崇高，以调侃、诋毁、抹黑与污化革命英雄人物的话语表达，消解英雄人物及其精神气概对大学生的教育激励作用，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背道而驰。第三，别有用心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诱发大学生的偏激爱国言行。从社会动员视角来看，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目的是要引导大学生做出理性爱国言行，而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打着“爱国”旗号渗透西方意识形态。比如，被点赞的“帝吧青年”和“饭圈女孩”中混进民族主义者；《穹顶之下》引发的雾霾来源大讨论中渗入民粹主义与利己主义声音；各种恶搞、戏谑革命英雄的表情包是娱乐主义的表征；更有甚者，一些“网络公知”将“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割裂，这些人运用去中心化、去价值化的话语进行情绪煽动和言语蛊惑，用所谓“普世价值观”替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令大学生陷入自由化、主观性、情绪化的误区，做出偏激的网络言行。

3. 个性“后浪”的认同困境

当代大学生虽然在整体上正向、积极，但也容易在爱国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上陷入认同困境。第一，比较优渥富足的个性化生活方式，使当代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体认不深，爱国之情不深。“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爱国之情厚植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涵养的家国情怀之中。当代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更加优渥，特别是在移动支付、兴趣消费、知识付费等生活方式下，容易身陷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娱乐主义的光怪陆离的泥淖之中，对电竞、手办、旅游等津津乐道，甚至对日常生活被“佛系”、“锦鲤”等懒散、侥幸的社会心态侵蚀

感染而不自知，对知识视野被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蒙蔽欺骗而不自察，对情感系统缺失深厚的家国情怀而不自省。第二，垂直精准的个性化信息需求，使当代大学生排斥整齐划一的爱国主义教育，强国之志不坚。“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强国之志并非一经确立就坚若磐石。当代大学生的信息获取与认同社交化，对圈群社交信息的浏览量与转发量均大于主流媒体信息，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差异化选择偏好与非主流阅读兴趣；圈群社交信任替代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性成为信息认同基础。因此，他们对理性抽象的爱国主义教育或进行选择性地摄取，或进行片面化解读，当极少数大学生面对个人利益与社会价值的冲突时，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便会作祟，难以夯实强国之志。第三，价值多元的个性化思想观念，使当代大学生对奋斗报国的理解存在偏差，报国之志不畅。“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报国之志重在励志勤学、知行合一。当代大学生享受着改革红利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却缺少对改革已走过千山万水的体悟，对“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7]的全面深化改革认识不透彻，对改革开放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理解趋于浅层化，对“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孕育伟大”等人生理念怠于践行，当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网络言论影响时，部分大学生难免会陷入是继续“坐享其成”、还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思想迷雾。

三、提升当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的应对之策

在精准研判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新特点及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提升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须从技术、话语、受众三维视角出发提出应对良策，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潜移默化之中实现教育目的、达到教育效果。

1. 以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工具

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手段，其最

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的发展的。因此,将算法推荐的“工具理性”与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理性”有机结合,以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工具,发挥技术的正面效用,是提升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的首要之策。首先,为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工具赋予“人工智慧”。一是严格把控算法设计的初始环节,通过定期培训、专题学习等教育方法规范算法从业人员的思想和行为,使其明晰自身的价值立场对算法本身以及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传播的影响,从算法伦理的源头夯实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根基。二是及时调适算法运行的实时流程,在算法工具初步过滤敏感词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信息把关的人工审核作用,进行价值倾向的分析判断,删除有悖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不良信息,实现算法推荐与人工复核的有机结合。三是借鉴推广算法运用的有益经验,总结主流媒体借助算法工具进行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举措,在阵地管理、账号运营、信息发布、互动评论等各环节配齐专业人员,建立和完善人员队伍建设的经费保障、绩效考核等机制,为“驾驭”算法工具提供更充沛的智力支撑。其次,为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工具澄清网络空间。一是认清资本逻辑主导算法工具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强化互联网企业开发算法工具的主体责任,改变其以纯粹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功利主义思维,使算法工具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成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孵化器”和“催化剂”。二是强化网络信息编辑与发布的制度约束,以制度保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融入算法工具,切断不良社会思潮侵入算法工具的越界路径,严防其消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为,牢牢把握当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语权与主导权。三是积极推进算法工具领域的立法进程,制定符合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的法律法规,对利用算法漏洞散布损国辱国言行的个人及企业加强惩治,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筑牢法律“防火墙”。再次,为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工具搭建传播平台。一是构筑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传播矩阵,聚集和整合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等各种媒介资源,实现不同媒介之间的资源通

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充分发挥各方媒介主体与媒介资源的协同育人效用。二是介入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议题设置,尊重青年学生的差异化选择权利与个性化阅读兴趣,以定制化、精准化的传播思维设置分众化、社群化、垂直化的教育议题,引导大学生参与到相关热点问题、新闻事件的讨论、思考之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疏导、精神关怀、错误矫正,提升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作品的到达率、点击率、转发率。三是通过数据分享、程序互嵌等方法,打通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之间的壁垒和界限,实现双方在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的统一,形成互联互通的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双舆论场”。

2. 以创新性表达构筑话语合力

开展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要以创新性表达构筑话语合力。首先,主体是创新性表达的能动要素,要增强话语主体的感召力。一是在舆论主阵地上,以权威性增强话语主体的感召力。对于爱国主义大是大非的网络舆情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守土有责,敢于亮剑、主动发声,为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的当代大学生划清网络舆论场中的政治红线。二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方面,以思想性增强话语主体的感召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使命在肩,应深刻理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要义,主动深入网络空间,以理性深邃、情感真挚的爱国话语打动大学生。三是在社会大课堂上,以全面性增强话语主体的感召力。包括网络运营商、网络平台等在内的各类社会力量,是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机补充,不可或缺,应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为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营造浓厚的网络文化氛围。其次,内容是创新性表达的核心要素,要激发话语内容的生命力。一是坚持话语内容立场正,针对调侃、诋毁和抹黑爱国主义的网络言论,要占领先手、直击要害,引导大学生把准政治方向。二是坚持话语内容说理强,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力回击具有“学术”伪装的、盛行于网络的所谓爱国“理论”和“学说”,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透析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爱国观。三是坚持话语内容主题新，及时根据大学生感兴趣的爱国主义新话题，将抽象的爱国主义理论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相对接，实现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内容的创新发展和动态更新。再次，形式是创新性表达的必备要素，要提升话语形式的吸引力。一是汲取大学生的个性话语特征，运用“短视频+弹幕”形式，创作表达新、年轻态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向大学生鲜活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二是满足大学生的兴趣阅读需求，运用“视频直播+纪实影像”形式，创作具有代入感、沉浸感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给大学生真实展示新时代的新实践、新业绩、新作为。三是抓住大学生的信息发布习惯，鼓励他们通过“快闪+合拍”形式，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和个人成长经历紧密结合，自我创作内容实、正能量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进行自我宣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3. 以系统性思维方法锻造时代新人

提升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需要针对当代大学生彰显自我、个性鲜明、价值多元、思维前卫的群体特性和兴趣阅读、圈层社交、看客心理、播客体验的传播特点，以辩证性、建构性、跨媒介等系统性思维方法加强教育引导，帮助他们提升网络信息素养，学做政治明白人。首先，以辩证思维方法培育大学生对圈层社交分享信息与个性化推送信息的批判性借鉴能力。一是要学会内容质询，支持大学生通过部委发布、地方回应、媒体求证、专家视角等方式进行爱国主题的网络内容质询，既不盲目从众，也不迷信“网络大V”。二是要学会真伪鉴别，特别是当涉及政治信息时，鼓励大学生先通过问答、求证、征集等方式进行事实查证，然后独立自主地辨析谣言和真相，培养真伪辨别能力。三是要学会价值判断，引导大学生浏览与阅读主流媒体信息，提升网络阅读品位，批判性地借鉴圈层社交分享信息与个性化推送信息，为炼就政治慧眼提供助力。其次，以建构性思维方法培育大学生对自媒体信息的创新性生产能力。一是要学会理性原创，鼓

励大学生根据理论学习、实践养成等个性化经验自发生产与创作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优质自媒体作品。二是要学会甄选加工，引导大学生从良莠不齐的网络作品中甄选合适素材，或予以批驳，或二次加工并推介，让爱国主义的青年表达充盈网络空间。三是要学会意义升华，引导大学生通过意义阐释、转译等形式，将自我意识与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引导相结合，在网络空间自觉传导爱国主义教育价值，为养成政治品格提供助力。再次，以跨媒介思维方法培育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思辨性传播能力。一是要学会信源判断，鼓励大学生主动阅读主流媒体的权威信息，警惕和拒斥抹黑、矮化中国形象的西方媒体舆论，增强自觉守护清朗网络空间的社会责任感。二是要学会友善分享，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积极传播爱国主义思想舆论，在多圈群、多平台实现同频共振。三是要学会良性沟通，鼓励大学生在圈群社交中分享富有爱国主义内涵的网络信息，在各类社交圈群中形成“点状扩散”的传播趋势，通过个体之间的良性沟通启发与引导他人，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价值传导的最大化，为涵养政治定力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 [1] 郑杭生, 杨敏. 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4).
- [2] 刘英杰.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42.
- [3] 师文, 陈昌凤. 新闻专业性、算法与权力、信息价值观: 2018全球智能媒体研究综述[J]. 全球传媒学刊, 2019(3).
- [4] 崔聪.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风险及其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5).
- [5] 彭兰. 智媒化: 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J]. 国际新闻界, 2016(11).
- [6] [美]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译者: 章艳.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1.
- [7]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42.